

林语堂散文精品

飘逸大海上的凉椅

董小玉主编



林语堂散文精品

飘逸大海上的凉椅

韩云波

选编

王本朝

董小玉

主编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川)新登字 016 号

责任编辑:仁 文

封面设计:阿 霞

飘逸大海上的凉椅

林语堂散文精品

董小玉 主编

*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成都建设北路二段四号)

重庆印制第六厂印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 字数:140 千字

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册

ISBN 7-81016-848-7/I·39

定价:4.20 元

序 言

闲适幽默话语堂

林语堂(1895——1976)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上美学风格独特、极富个性的散文大家。早在三十年代,鲁迅在向斯诺介绍中国最优秀的散文作家时,就列举到林语堂。该语堂的散文,感觉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所要搜集的理想散文,乃得语言自然节奏之散文,如在风雨之夕围炉谈天,善拉扯、带情感,亦庄亦谐,深入浅出,如与高僧谈禅,如与名士谈心,似连贯而未尝有痕迹,似散漫而未尝无伏线,欲罢不能,欲删不得,读其文如闻其声,听其语如见其人。”(《小品文之遗绪》)其闲适、散淡的谈话风貌与自然大方的个性追求跃然纸上。

饮食、衣着、花鸟、起居、烟酒、茶点、小吃以及语词、历史、典故、音乐和民俗等等都可成为闲适者“涉笔成趣”的文学景观,显示出淡泊、洒脱的从容心境。尽管闲适散

文家的“闲适”并非完全同调，诸如周作人的“苦涩”，丰子恺的“朴拙”，徐志摩的“澄明”，梁实秋的“雅致”都被认为是起因于闲适而又向不同方向伸展，而语堂的闲适却偏重智性的提升，实现趣味性与哲理性的最佳融合。

林语堂的散文早期追随鲁迅，锋芒毕露；后来一改其“凌厉”的作风，倡扬闲适与幽默，他这一风格的转变显得彻底而决绝，心理上毫无牵挂，闲适起来真闲适，没有太多的忧患和痛苦，可以说是浸入到骨髓里面去了，这也源于他明慧的悟性达观和尽情享受的唯乐生活准则。

林语堂认为：“谈话的艺术与小品文，在人类历史上都比较晚出，这是因为人类之心灵必须有相当的技巧，而这种技巧只有在有闲的生活里才能够产生。”（《论谈话》）他把小品文与“有闲生活”联系在一起，可见语堂的散文具有独到的认识论。纵观语堂一生，命运顺遂，没有多少磨难挫折。幼年时蒙受家庭的宠爱，优美的自然山水的陶冶，“常捏泥巴，用蜡烛在玻璃上滴出五彩的风景和人像来消遣。”成年后进入大学攻读，后又游学于英、法、美等国，还获得过哲学博士学位。家庭与事业的通达为语堂铸造了旷达、澄明的心境，尽管不时陷入或被牵扯到人事纷争中，而他稳定的主观心境把它们融成片片温馨……从中也就不难理解他的真诚，“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

因此，我们很难从语堂散文中发现他的宗教经历和知识所应创造出的思想深度和美学效果。而现代的许地

山、废名、沈从文所创造的散文美——空灵、深邃，不能不说得益于他们的宗教感受。当代贾平凹的散文所拥有的禅机、佛心，史铁生的散文所拨动的悲怜和博爱情怀，都离不开它们的宗教想象和感受。林语堂出身于宗教家庭，其祖母，父亲皆信基督教，接受的是《圣经》教育，后来又入教会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耳濡目染宗教经验和知识，他在《八十自叙》中还说过：“我总不能设想一个无神的世界。我只是觉得如果上帝不存在，整个宇宙将彻底崩溃，而特别是人类的生命。”但是，是什么阻塞它们进入语堂那散谈、自由而机趣的散文世界？没有使其散文更具宗教情怀和幽深静穆感？我们认为，恰恰是语堂散文闲适中的享乐心态隔断了基督教的积极渗透，使他的散文着注现实，留念快乐，显示出平常心，世俗态。再一个因素就是他散文中的幽默机趣。

提起林语堂，很容易把他与幽默大师称号联系在一起，语堂谈天说地，纵论古今、吟咏风月，无不掺杂进他那幽默的智慧。

统观林语堂的幽默理论和创作，可以看出，他追求的幽默风格是心灵的妙悟，智慧的闪光，幽默源自幽默者的个性才情和思想德性的培养和发现，他曾将清代文学家张潮的“情之一字，扶持宇宙。才之一字，粉饰乾坤”奉为散文创作格言。从语堂所表现的幽默对象看，可说幽默是一种差异的审美表达，如理想与现实之间，本质与现象之间，都是幽默丛生的茂盛地带，他在中西文化，风俗和习

惯之间的差异上,在行为方式与思想观念之间都死劲儿地幽它一默,笑从语出。他说,人们的讲话稿应象女士的裙子,越短越好。一句话,幽默象南方丛林一样漫山遍野生长在林语堂散文作品中。

林语堂以幽默方式斩断了宗教经验、感受与他的散文创作之间的紧密关联,他认为:“宗教无非是一种灵感,或活跃的情愫。”(《诗》)也许语堂自己在生活中时常感受体验到这种灵感和情愫,但诉诸于语言文字后,闲适心态和幽默智性却使它们失去应有的力量和生存空间。

闲适幽默是林语堂散文世界的两大支柱。

愿您与我们有着同样的感受。

编 者

一九九三年七月

目 录

序言	1
----------	---

酒香·花色

享受大自然(节选)	3
论宏大	3
两个中国女子	6
论石与树	13
论花与新桂花	23
张潮的警句	29
孤崖一枝花	40
秋天的况味	42
论趣	44
论涵养	48
论幽默	50

论解嘲	59
笑	62
论谈话	65
记性灵	76
论躺在床上	81

绣帘中的男女

恋爱和求婚	89
罗素离婚	94
说青楼	100
摩登女子	108
谈劳伦斯	114
读邓肯《自传》	123
一篇没有听众的演讲	136

大海与幽默

谈中西文化	145
论东西文化的幽默	154
幽默是人类心灵开放的花朵	154
维多利亚女王的遗言	155

搔痒是人生一大乐趣.....	155
朋友之间会心的微笑.....	156
苏格拉底泼辣的妻子.....	158
林肯太太好吹毛求疵.....	158
老庄是我国大幽默家.....	159
孔子对挫折付之一笑.....	160
新儒家特别缺乏幽默.....	161
论中西画.....	162
论曲线.....	165

求学·感言

学风与教育.....	171
论读书的气味.....	171
所谓整顿学风.....	172
空气教育.....	174
学风何以不好.....	175
教育罪言.....	178

酒香·花色

享受大自然



论宏大

大自然本身永远是一个疗养院。它即使不能治愈别的病患,但至少能治愈人类的自大狂症。人类应被安置于“适当的尺寸”中,并须永远被安置在用大自然做背景的地位上,这就是中国画家在所画的山水中总将人物画得极渺小的理由。在中国的“雪后观山”画幅中,那个观望山中雪景的人是被画成小到粗看竟寻不到的尺寸,必须要仔细寻找,方能觅到。这个人蹲身在一颗大松树下,而在这十五吋高的画面中,他身体的高度不过一时而已,而且全身不过聊聊数笔。又有一幅宋画,上面画着四个高人游于山野之间,举头观看头顶上如伞盖般的大树。一个人能偶尔觉得自己是十分渺小时,于他很有益处。有一次我在牯岭避暑,躺在山顶上,远望百里外的南京城中有两个渺小如蚂蚁一般的人,正在那里拼命地争夺一个报效国家

的机会,但从远处望过去时,其情状便觉得是很滑稽的。所以许多中国人都以为游山玩水有一种化积效验,能使人清心净虑,扫除不少的妄想。

人类往往易于忘却他实在是何等的渺小无能。一个人看见一座百层大厦时,往往便会自负。治疗这种自负症的对症方法就是:将这所摩天大厦在想像中搬置到一座渺小的土丘上去,而形成一种分辨何者是伟大,何者不是伟大的更真见解。我们所以重海洋,是在它的广浩无边,重山岭是在它的高大绵延。黄山有许多高峰都是成千尺的整块花岗石从地面生成,连绵不绝的长达半里多路。这就是使中国画家的心灵受到感动的地方。它的幽静,它不平凡的宏大,和它那显然的永在,都可说是使中国人爱好画石的理由。一个人没有到过黄山决不会相信世上有这么样的大石。十七世纪中有一个黄山画派,即因爱好这种奇石而得名。

在另一方面,常和大自然的伟大为伍,当真可以使人的心境渐渐也成为伟大。我们自有一种把天然景色当做活动影片看的法子,而得到不亚于看活动影戏的满足;自有一种把天边的乌云当做剧台后面的布景看,而得到不亚于游私有的花园的满足;自有一种把奔腾澎湃的巨浪声音当做音乐听,而得到不亚于看布景的满足;自有一种把山野丛林当做私有的花园看,而得到不亚于游私有的花园的满足;自有一种把奔腾澎湃的巨浪声音当做音乐听,而得到不亚于冷气设备的满足。我们随着天地之大而

并大，如中国第一个浪漫派才子阮籍所谓“大丈夫”的“以天地为庐”。

我生平所遇到的一幅最好的景物是某晚在印度洋面上所见。这景物的场面长有百里，高有三里。大自然在上面表现了半小时的佳剧，有巨龙、雄狮等接连的在天边行过。狮子昂首而摇，狮毛四面飘拂；巨龙婉转翻身，奋鳞舞爪，——有穿着灰白色军服的兵士，带着金色肩章的军官，排着队来往不绝，倏而合队，倏而退去。在这军队彼此追逐争战时，场面上的灯光忽而变换，白衣服的兵士忽而变为黄衣服，灰色衣服忽而变为紫衣服。至于背后的布景，则一忽儿已变为耀眼的金黄色。再过一刻，这大自然剧台的管理技师渐渐将灯光低暗下去，紫衣服的兵士吞没了黄衣服的面而渐渐变为深紫和灰色。在灯光完全熄灭之前的五分钟，又显现出一幅令人咋舌的惨怖黑暗景象。我看这出生平所仅见的伟大的戏剧，并没有花费分文。

这星球上面还有幽静的山，都是近乎治疗式的幽静。如幽静的峰、幽静的石、幽静的树，一切都是幽静而伟大的。凡是环抱形的山都是一所疗养院，人居其中即好似依偎在母亲的怀里。我虽不信基督教科学，但我确信伟大年久的树木和山居，实具有精神上的治疗功效。并不是治疗一块断骨或一方受着传染病的皮肤的场所，而是治疗一切俗念和灵魂病患的场所，如：窃盗狂、自负狂、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狂、奴隶他人狂、讨债狂、统治狂、战争狂、诗狂、恶意仇恨狂、好于人前显耀狂，一般的头脑不清，和种种

的不道德脾气。

两个中国女子

享受大自然，是一种艺术，视人的性情个性而异其趣。并且也如别种艺术一般，极难于描写其中的技巧。其中一切都需出于自动，都需出于艺术天性的自动。所以在某一时候怎样去享受一树一石或一景，并无规则可定，因为没有景致是相同的。凡是懂这个道理的人，不必有人教他，即会知道怎样去享受大自然。海美洛爱礼斯(Havelock Ellis)和花德维(Van der Velde)所说，夫妇在闺房静好之中，什么事可做，什么事不可做，什么是有趣的，什么事是没趣的，绝不是可以用章程来规定的事情。这句话，实在是不朽之论。在享受大自然中也同样是如此的。最好的探讨方法大概还是：从具有这种艺术天性的人们的生活中去研究爱好大自然。梦见一年以前所看到一个景致，忽然想到一个地方去的愿望，——这些都是突然而来的事情。凡有艺术天性的人，不论走到那里，都会显出这个天性。凡真能享受大自然的作家，都会丢开了他已定的纲要，而去自由地描写一个美丽的雪景或一个春天的晚景。新闻家和政治家的自传文中，大都充满着过去经验的回忆。但是文学家的自传文中，则应多谈一个快乐的夜里，或一次和几个朋友到一个山谷里去游玩的回忆。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罗德霞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和却

斯透顿(G. K. Chesterton)的自传文都是令人失望的。他们何以竟会将一生中的经历轻重倒置,真令人不解。他们所提到的,无非是人,人,人,而丝毫没有提到花鸟山丘和溪流。

中国文人的回忆文字和他们的信札中,在这一点上便不同了。信札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告诉他的朋友一个晚上在湖上的经过,或在自传文中记录他生平所认为快乐的一天,和这天的经过。中国作家至少有很多个都喜爱记录夫妇闺房中乐趣的回忆。其中冒辟疆所著的《影梅庵忆语》,沈三白的《浮生六记》,和蒋坦的《秋灯琐忆》,更是极好的例子。冒沈二书是在夫人去世后所著,蒋书则是在老年夫人尚在的时候所著。我这里当先行引用《秋灯琐忆》中的几句话。书中主人翁是作者的夫人秋芙。然后再引几段《浮生六记》中的话。这书中主人翁是作者的夫人芸。这两个女子虽不是极有学问的人或大诗家,但她们都有适当的性情。这并无关系,我们不必着眼于写出可传诸万世的好诗,而只需学会怎样用诗句去记录一件有意义的事件,一次个人的心境,或用诗句来协助我们享受大自然:

(甲 秋芙)

秋芙每谓余云:“人生百年,梦寐居半,愁病居半,褊褊垂老之日又居半。所仅存者十一二。况我辈蒲柳之质,犹未必百年者乎!”